

编者按

“慢慢走,欣赏啊!”无数汽车在阿尔卑斯山谷中急驶而过,向着远方,不曾看到路旁的标语,也不曾四顾沿途的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

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与其行色匆匆,把自己囿于囿圆,不如风月平生,细赏沿途。且去干净院落读一首小诗,去夜里花铺撕一朵生活之美,去穿越街巷寻一碗童年的味道,亦或是奔至记忆之河溯游而上,去打捞那份抛却的难平之意。且去听,去赏,去感受,这永远无法复刻的生之光影。

生活美学

熊润展

大部分时间里,我感觉生活平淡如水,然而它却并不是死水。我是有些文艺在身上的,带着些对生活莫名其妙的矫情和细心长大,因此不觉我的生活是怎样无趣,反而时常品尝到最普通生活的甜。所以或许可以矫情地说,我有自己的平凡生活美学。

在一个充满河南普适性元素的小镇长大,过得是怎样平凡生活已不言而喻。整个中学时期,我热爱而且热爱写学校后面的小土坡,而我的同学们和我没有差别,大家都喜欢那个地方。我的语文老师对此已经达到了厌烦的程度,每每到了写风景的时候,她都要劝我们写点别的。在她眼里,小土坡只会是小坡,它不会是夕阳西下时美如水墨画的样子,不会是濛濛细雨中青绿动人的样子,更不会被覆盖上白雪静谧悠远的样子。我想,当你选择放弃去寻找普通生活里的美,多美丽的风景也只是过眼云烟,见时视而不见。当时已是成年的老师想让我们描绘的是名山大川,恢弘壮阔,然而普通是最普遍的,没有谁能活在满是惊艳的世界里,见不到远方美丽动人的风景,也可以抬头寻找在身边盛开的花。

我很喜欢做些无意义的事情,用这些来放空自己,也是填充自己。在行色匆匆的世界里,学会放慢脚步欣赏一点东西不应该是成为罪过的。想去吃一个最新到的小甜筒,还要看看甜筒上精致旋转的花纹;想在

无事可做的下午享受一下波光粼粼的湖水,即使它有些浑浊了,荡起的波纹依然晶莹剔透;想走在路上不用那么着急,能够不忘记抬头看看今天的天空涂抹了什么颜色。在无聊的生命中,这些个“想要”组成了最温柔和煦的色彩。我需要放空,需要这些最不起眼的美,生活告诉我,它也很需要。

越是平淡的生活越需要一些细小的美。“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生活了一年365天,还是只生活了一天,剩下的时间里都在重复。”能打破这句话的只有我们对生活最虔诚和热爱的态度。花开了,就去看花吧,花期太短了,人生也太短了;夜晚散步时,就抬头看看星星和月亮吧,不是每个夜晚都如今夜一般清朗;没课时,去挥霍一下时间吧,慵懒也是一种享受。晚上在操场逛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卖花。回想高中临毕业时,突发奇想送花给朋友做毕业礼物,本以为送花已经是最俗气的了,但朋友却是十分惊喜,那时我明白了花店老板说的,“用钱买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买的不是花,而是一份独特的感情和爱意”。想到这里,我买了一束,花不贵,却装点生活,“我买了这份生活的美呀!”

在生命结束之前,最不应该燃尽的应该是生活的美感。大多数时间里,忙碌是生活的底色,忙碌着,时间也在无形中离开。当我们不念自己的时候,却发现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美好,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去看星星,去看春花,买一束鲜花送自己一点浪漫,即使再微不足道,当回忆起来,也不觉得生活是那样枯燥无味了。

诗人与我们是同一个世界,但我们的月亮有时却不是同一轮月亮,见不到满月清辉,也见不到新月如钩,我想,那是被黯淡的目光挡住了。我们没必要做每个人的诗人,但我想,我们应该去成为自己的诗人,能看见自己生活中的美,赋予生活最独一无二的美感。

人间处处有诗意

徐静

“我爱这温柔又残酷的人间,爱那些失败者的永不认命,我爱废墟,爱有漏洞的真理,我甚至爱我们的失之交臂。”李元胜这样描绘人间——温柔且残酷。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生活大概也是如此,一地鸡毛里只有几根罕见的翠翎。在我的世界里,诗意就是这世界的温柔,这一地鸡毛里的翠翎。

孩子们的诗天真烂漫、充满灵气。“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在小女孩姜二嫂的世界里,她的诗意来自于灯与夜。八岁的陈科全的诗则全在眼睛里,“我的眼睛很大很大,装得下高山,装得下大海,装得下蓝天,装得下整个世界;我的眼睛很小很小,有时遇到心事,就连两行泪,也装不下。”又天真又有哲理,看着他们的诗,不禁回想起自己童年的那些无厘头的想法。小孩子的世界最可贵的是那份好奇心,最有趣的是他们不对沉思,仿佛顿悟了世界的真谛。

我们在人间活着,有选择,有热爱。我最爱是周梦蝶的诗提供的选择“我选择江欲其怒,润欲其清,路欲其直,人欲其好德如好色;我选择无事一念不生,有事一心不乱”;于坚告诉我们“只要你活着,就该到处走动,生命有无数形式,活法不止一种”;席慕容的热爱是“我喜欢出发,喜欢离开,喜欢一生中都能有新的梦想,千山万水,随意行去,不管星辰指引的是什么方向”。当我们迷茫的时候,读读他们的选择与热爱,也许就找到了自己的远方与田野。不拘泥于当下,不困顿于苟且。

世间最美的情话,莫过于一句“我爱你”。而在诗歌里,这三个字又能变化成多种形式。潘梓霖说“你是颜色很深很深就像石阶那般灰的云朵,让我踩上,让我以为我不会坠落”;沈从文的爱是“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

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李敖的爱则是“不爱这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眉毛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眼”。那个二十岁的她(他),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人。况且,不是每份爱都能得到圆满的回音,也许最后都变成了一句诗:“我想你了,但我不能对你说”。

拨动我们心弦的不止今人的文字,古代先贤的诗句一样穿过岁月,洗涤我们的心灵。贺知章晚年回乡看到故乡风景的一句“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将他几十年在外漂泊的楚楚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女子通过“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将他的思念带给身处江北的情郎;对待雪夜,古人有的成为“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有的是“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更有准备了“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去邀请友人“能饮一杯无?”来共度。他们虽然与我们隔着历史的鸿沟,但通过诗词,我们又结识了这些栩栩如生的新朋友。在我们感动孤独时,他们与我们对饮,再邀上月亮,共度每一个难熬的夜晚。

读过别人的诗篇,带着他们的诗意去过自己的生活。我们生活中难免会有与他们一样的共鸣时刻,那么你会像他们一样,发现其中的诗意吗?我们可能写不出一首好诗,但是,我们肯定能感受到生活中的诗意与美好,像李元胜一样热爱这个温柔且残酷的人间。人间处处有诗意,让我们珍惜当下的每一天。



一碗胡辣汤的美

刘腾

谨以此篇,献给我的童年,那是一段难忘而小有遗憾的时光。

中国人爱吃,也给吃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想到北京,是全聚德的烤鸭在吊炉里滋滋冒油;想到南京,有桂花板鸭咸香适口;想到金华,那一条条琵琶般的火腿活色生香;想到山东,煎饼卷大葱吃得豪爽;想到云南,是香喷喷的过桥米线;想到重庆,是红彤彤的麻辣火锅;想到兰州,一碗碗清亮的爽口拉面开启一天的生活……自然而然,想到河南,想到我的童年,我就会想到一个个冬天早晨早早起床穿过整座城市去找一碗胡辣汤的人。

在我的家乡,在那座豫东的小城。那里的清晨总是来的特别早。台湾作家焦桐把早餐称为“一天中最初的期待”,不错的,当讨生活的各行各业的人们揉着惺忪的睡眼走上街,在困顿中奔向要工作一天的场所,对早餐的向往鼓荡着你,抚慰你刚刚睡醒的胃的,总是那碗胡辣汤。

早晨的胡辣汤店是热闹的。屋子不够,棚子来凑。简陋低矮的小店前支起顶大的篷布,篷布下是攒动的人头。好的胡辣汤是没有招牌的,飘扬的香辣的味道会牵着那些老饕的鼻子走到摊子跟前。老板一般是经验丰富的大叔,人生经历寡淡的愣头小子是做不出味道醇厚的胡辣汤的。钢勺或木勺,一勺便是一碗,红的牛肉,白的黄花菜和面筋,混上灰黑的汤汁稠而不腻,可不要被它的样貌吓倒了,配上刚刚出炉的葱香油饼,喂一口,你就能体会到它的温柔,那滋味,呵,就是个神仙也不换。

胡辣汤的小店是个奇特的场域,地



位再高的人也不会给你多占一个位置。不管你是穿西服打领带的、穿校服背书包的、穿工装的、穿制服的、外表光鲜或者朴素的,行行走走,黎庶百工,都得安分坐在小板凳上,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去吸溜自己的那碗汤。老家小店的老板可不会等人,早晨四点的一锅胡辣汤,只买到十点便结束,睡懒觉的人只能吃个“闭门羹”。河南的人就是河南的汤,河南的汤养出河南的人,朴实敦厚,灰黑耿直,可能不好看,但好吃。

后来,我来到郑州读书。郑州是我眼中胡辣汤的“大本营”。我不再步行,门口的公交车和地铁会带我去我想去的那些地方。胡辣汤的店面也不再是低矮的趴趴屋,宽敞明亮铺着瓷砖的店面,机器收款取餐,门口充卡的大妈会懒洋洋地打量你,估量你能充多少钱。西装打领带的光鲜亮丽的人们正襟危坐,仿佛面对的是西餐大餐,店里没有了吸溜声,因为用勺子更优雅。架子上摆的,是装饰精美的精品盒,上书大字“河南名吃速溶胡辣汤”,那是送给外来贵宾的礼物。

我是顶不喜欢穿西装的,因为我总觉得被领带紧紧勒住的不是脖子,而是心;我也不喜欢大妈打量的目光,因为这会让我多买两块钱的油饼。

旅居英国的老友前日来电,说天天学老外那一套喝咖啡,老觉得缺了胡辣汤的那股刺激劲,希望我给他寄一碗胡辣汤。看来英国的汤不好喝呀,希望他不会怪罪我给他寄的“河南名吃速溶胡辣汤”。

朋友找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胡辣汤,可是我又到哪里去找我的那碗胡辣汤呢?我尝过郑州的很多门店,它们用料考究,店铺也宽敞明亮,可是再也找不到童年早晨在墙角小店里吃饱喝足后的满足感。想来想去找不到原因,也就只能学着古人哀叹“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可一有机会,我还是会早起去找一碗胡辣汤,因为这就是我生活的仪式感。贾平凹说“丑到极致,便是美到极致”,我会去欣赏一碗胡辣汤的美——我们都不喜欢速溶的调料兑出来的胡辣汤,我们也都喜欢用料真实火慢熬的胡辣汤,尽管它颜色不太好看,但是只要喝一口,你就会体会到其中时间留下的道道痕迹,这是速溶的快餐所没有的。其实,这不就是我们的人生吗?那些你用真材实料填充自己的日子,那些你用读书学习打磨自己的日子,都会让你的灵魂芬芳四溢,散发与众不同的美感。

万般过去无味,但有领会留下。希望大家也都去寻找这样一碗胡辣汤吧,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仪式感。如果灵魂失去庙宇,雨水便会滴在心上。

杂物堆里的小狗雕塑

赵慧颖

我有一只名叫甜甜的小柴狗,现在我不常会想起它。它和家里那道漆红的铁门一起,窝在我心中一隅。那道门和它沉默地、长久地立着,好像在等我回家。

2012年的秋,我十岁。那时的天总是大大方方地蓝着,我窝在床上,为一只兔子的背叛而神伤。“我每天都给你拔草,给你做爱心便当,带你散步,你怎么狠下心离我而去的!”“兔子不通人性,而且你天天带它溜达,它可不是跑野了嘛。”爸爸听到我的控诉,在屋外说:“诶,闺女,快出来看,家里跑来一只小狗。”“不看!烦着呢。”我一股脑将自己塞进被子里。

和甜甜正式建交是在一个放学后。那时它躲在院子里已好些天,我渐渐忘了它。直到那天我刚要进屋门,便看到一个黑影从斜后方掠过。我想了很久才想起小狗的事,它长什么样子?我可太好奇了,便跑去屋里拿出我最爱的零食——薯古力。没有人可以拒绝薯古力,我想,就连狗狗也不行。“喂喂喂~”我拿着薯古力,对着院子诱哄着,不一会儿,我看到一只小狗从杂物堆里钻出,迈着迟疑的步子向我走来。

和我想象的不同,它并不瘦小,毛色黄黑相接,厚实且有光泽。它脖子处是白色的毛,四只爪子也是齐整的白,“还挺注意保暖”,我想,“离家出走还不忘戴围巾穿袜子。”它很爱吃薯古力,我便唤它甜甜,笑着看它嘎嘣嘎嘣吃得满口香甜。

很多事情我懂得太晚了,就像那时的我不懂狗不能吃巧克力一样,我也不懂流光易逝,彩云易散,世间大多好物都不坚固。所幸甜甜福大命大,半盒薯古力下肚尚且活蹦乱跳。后来我变得很谨慎,不敢再随便让它吃零食。甜甜最开始什么都吃,剩菜泡馍也吃得津津有味。喂它一块泡馍,它囫圇吞下便又抬头,两颗黑玛瑙似的眼睛闪着光,紧紧盯着筷子夹的泡馍,还时不时伸出舌头舔两下嘴巴。“你是饿死鬼投胎吗?”我笑了,“慢点吃,没狗跟你抢。”它听到我说话,总会摇摇尾巴,果冻似Q弹的耳朵往后缩。很久没吃饭了吧,我想,以后你就是我的家人了,我给你铺小窝,给你买大鸡腿吃,你可不能像那负心的兔子一样丢下我跑掉哦。

后来,甜甜真的就在我家落地生根,这一呆,就是八年,让人不得不相信缘分。我最开始上学时它总是会跟着我,我害怕它找不到回家的路,就经常和它斗智斗勇——给它丢一块酥肉,然后趁其不备光速跑掉,或是干脆把家门紧闭,不让他出来。后来它渐渐明白了我的用意,每次我出门,它总是跟着我,然后停在家门口目送,在那道漆红的铁门旁坐下,一动不动,好像一尊小狗雕塑。

有时候我会好奇,它会不会是“形式主义”,我一走它就出去撒欢了?于是有一次在拐出胡同后,我静静地原地蹲了好一会,然后像一个小特工一样“嗖”地出来,双手做枪,瞄准,视线的尽头还是那尊小狗雕塑。只是,雕塑好像突然被女妈妈娘娘用沾露水的柳条抚过一样,尾巴摇成了螺旋桨。后来我渐渐长大,回家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但它还是会门口目送我。我喊它的名字,不管多远它好像都能听见,它会飞速向我跑来,爪子上发出“喳喳”的声音。但是我在高三那年回家,我喊“甜甜!”却再也得不到回音。

哥哥说他们把甜甜葬在了一个安宁的地方。那天晚上我去看它,那里四下阒寂,树木高耸,有风声入耳。风雨晨昏,羁绊有伴,当不孤独。后来有天,我和妈妈去集市,花鸟鱼虫,好不热闹。我看到有卖小狗的,白白的毛,很可爱,不知是比熊还是萨摩耶。妈妈顺着我的目光看去,怔了一下,又上前问卖家多少钱。我突然就想到了甜甜,我很少会想起它,它像是被我强行塞进了杂物堆里,置之不理。我开始哭,开始绷不住地哭,在人群里,哭得像是个十岁的孩子,像是一个失忆的人突然康复,奔涌的记忆混着泪水将我淹没。“妈,我不要别的狗,我就要甜甜,我不要别的狗……”我好想它,想我半夜偷跑出去给它买鸡柳,它看到鸡柳时发亮的眼睛;想它不习惯洗澡,听到吹风机响时撒腿就跑的背影;想它第一次见雪,绕着院子疯魔似的跑成黑色的闪电;想家里院子水泥未干时,它踩过留下的小狗爪印;想它细软的毛,果冻似的耳朵,在门下凝望我的双眼。

后来,我从杂物堆里找到它,用它最爱的鸡腿诱惑它出来。每当我疲惫时,摇摇晃晃回家,还会看到它站在漆红的门下,冲我摇摇尾巴。

戴毅—第三届教学奉献奖获奖者



戴毅,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的的教学和研究,讲授财政学、西方财政与税制、外国税制、西方财政制度等课程。从教32年以来,每年均超额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任务,不断探讨和改进教学方法,注重课堂教学的规范性和完整性,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鼓励学生学以致用,收获了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

段欣—第三届教学奉献奖获奖者



段欣,艺术学院副教授,1995年入校以来长期坚持工作在教学第一线,近十年年均授课近600课时。我校艺术设计学科创始人之一,担任教研室主任近20年,为我校艺术设计学科的创建、发展默默奉献。屡次获得学校颁发的优秀共产党员、“育人”先进个人称号,教学科研成果丰厚。

王艳萍—第三届教学奉献奖获奖者



王艳萍,经济学院教授,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积极承担本科生教学任务,讲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学流派等课程,教学效果优秀,深受学生喜爱。参与河南省一流本科课程以及校级精品课程的建设,发表多篇教改论文。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与青年教师切磋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曾获得校“师德标兵”“育人”“文明教师”“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等荣誉称号。

讲好财大故事